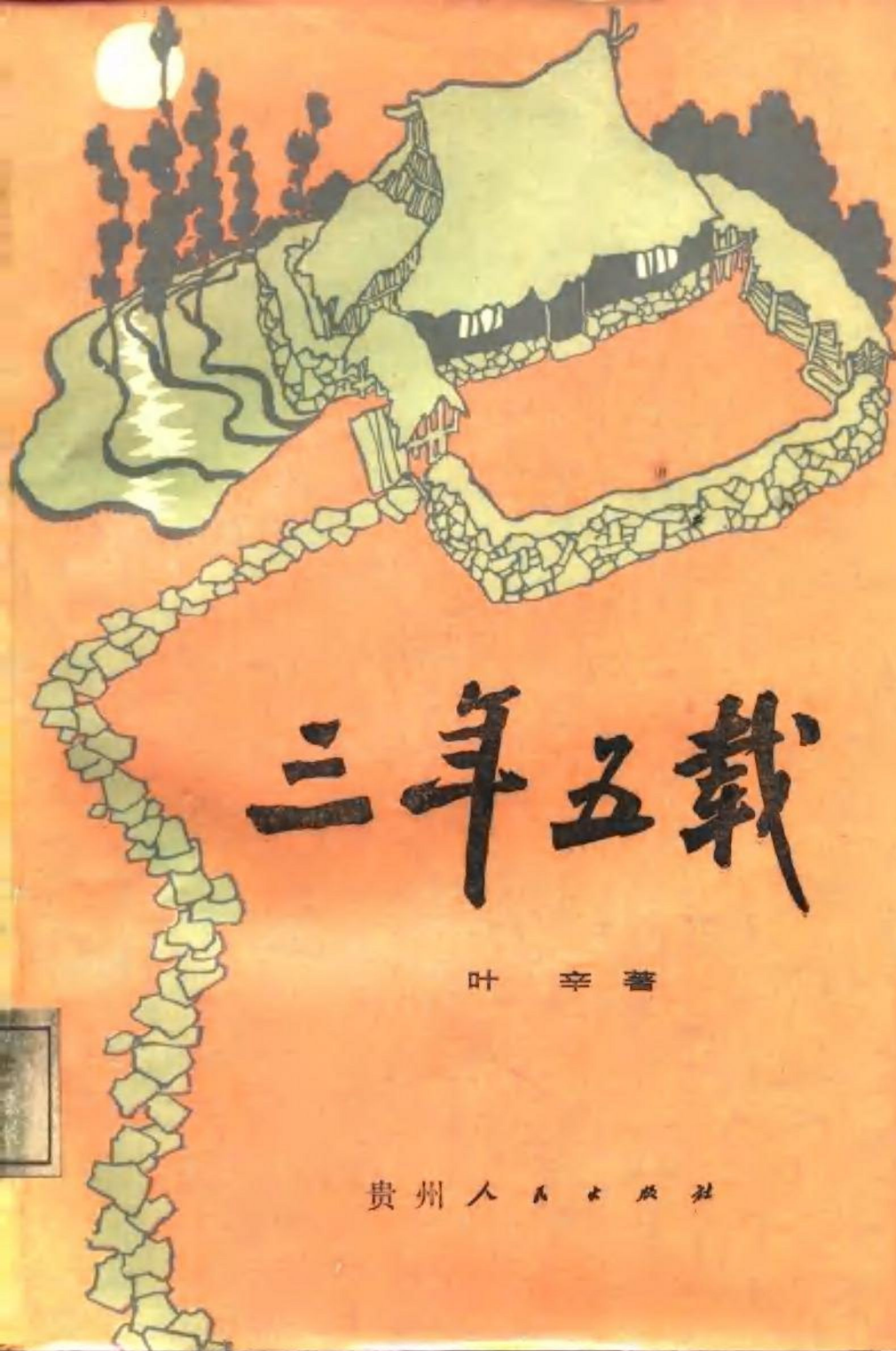




三年五载

叶 辛 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三年五載

下

叶 辛 著

责任编辑 周珍元
封面设计 廖志惠

三年五载

下

叶 辛 著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贵阳市延安中路9号)
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经销

850×1168毫米 32开本 14.375印张 300千字 4插页

印数1—3,700

1987年8月第1版 1987年8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10115·756 定价: 3.15 元

ISBN 7-221-00014-X/I·07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三十四岁的青年作家叶辛，继《蹉跎岁月》之后，又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。

小说紧扣时代的脉搏，深切地关怀人民的命运，以浓郁的乡土气息，简捷而抒情的笔触，描绘了山乡农村、县城直到省城的广阔画面，较深刻地反映了粉碎“四人帮”后，短短的三年五载中，我国农村的巨大变革，揭示了当代生活中的重大题材。

小说塑造了众多的形象鲜明，各具特色，栩栩如生的新人形象。如作者着力刻画的主人翁、勇敢的改革者景传耕，性格内涵，胸襟开阔，心中装的是广大农民的利益，关心的是党和国家的命运，从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。他和女主角丁慧芸之间的爱情，历时经久，坎坷多磨，屡屡生变，既扣人心弦，又令人揪心，充分展示了男女主人翁在爱情生活中，丰富、复杂、细腻内心世界。女主角丁慧芸在爱情上，更是几起几伏，大起大落，写得很有光彩。她既是今天农村中，朴素、健美的先进妇女，又具有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。

小说中所描写的另外几对青年男女的爱情生活，如全大良和费瑞娟、贡晓婷和盛雍、纪明洁和贡建湘，也都写得很有特色。尤其是寡妇华碧芳，在重新追求幸福的过程中，所经历的辛酸和欢乐，读了令人怦然心动。

作者并不仅仅局限于描写生活中的爱情，而是把这些爱情放在七十年代末、八十年代初，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，并和社会的、时代的变迁，紧紧地联系起来写，因而颇有深度和新意。

小说先后在刊物上发表后，得到广大读者和文学界的好评。这次出版，作者又作了较大的修改和润饰，面貌焕然一新。

第十一章

51

她要去了。

真正地离去了。离开她就职的那个市文工团，结束她的舞台美工生涯，调到外省的一个刊物编辑部去当美术编辑。

盛雍不无怅然地瞅着宗妮娜。多少年过去了，他们互相都增长了十来岁，宗妮娜却象始终没变似的，还是高瘦高瘦的身材，还是梳两条辫子，还是在略显长了些的白脸庞上戴一副近视眼镜，还是男子汉一般的嗓门。

箱子、旅行袋和随身提的拎包，都已放进了卧铺车厢，离开车还有十几分钟，盛雍劝她别再下车了，可她仍然跟着送客的他下了车，两人相对而站，伫立在站台上的一根柱子边上。

盛雍不是白痴，他看得出宗妮娜近视眼镜里透出的忧伤和无奈，他知道她的心。

大约两个月前，宗妮娜到他在报社的单身宿舍找过他：

“我要走了，外省一个刊物编辑部，愿意要我。”她直率地对他说，一双眼睛透过镜片专注地窥视着他的神色。

“真的吗？”盛雍感到这消息来得太突然，在省城里，可交往的朋友太少，他觉得有些惋惜、况且。他们之间很谈得来，又是在同一个寨子插队的知青。

“不过，只要你愿意我留下，我就……就留下来……”一向

• 1 •

说话爽朗率直的宗妮娜，在说这几句话时，不知咋个搞的，却象犯了结巴病。她放低了声音，又讷讷地添加了两句：“我……听说了，你、你同贡晓婷好久……好久没来往了……”

话没说完，她的脸已涨得绯红绯红，连眼角也不敢瞥一下盛雍。

盛雍完全理解她这些话的意思，还是在插队落户的岁月里，他就隐隐约约感觉到了，这个与众不同的有才气的姑娘，对他是有好感的。这种好感在近几年里一定又发展了。他呢，他对她也是有好感的，可他并不爱她，好感没变成爱。特别是当他认识了贡晓婷以后。尽管他同晓婷差不多断绝了往来，可他的心还向着她。他还时时怀着忧郁和自责想到晓婷的音容笑貌。这么想着，他朝宗妮娜摇了摇头。

宗妮娜一抬眼的当儿，看到了他在摇头，啜泣一声，便转身走了。

于是乎，她的调动手续以出奇快的速度办妥了。当她打电话告诉盛雍，她将坐哪一次车在哪天下午离去时，盛雍当即就决定了，要到车站来送她。他估计她那种古怪的个性，不会有几个人相送的。

真象盛雍估计的那样，市文工团派了一辆车、两个女同志帮助宗妮娜把行李送到车站，一俟他们发现了来相送的盛雍可以帮着她搬行李，便只送到候车室门口，就道别了。

盛雍觉得自己来对了。

“我没想到你会来送。”宗妮娜眼镜后面的近视眼，睁得老大地瞅着盛雍。

“你该想到的。”盛雍轻声说：“人与人之间，除却……”

起先他想讲一番道理，才启齿，他又觉得全是多余的了。他换了一个话题，用平稳自然的语气，请她在新单位安定下来后，就来信。他又说，他这些年写的十几个短篇小说，出版社已汇

集发稿，出版后，他一定寄给她，请她提尖锐的批评。

十几分钟一晃就过去了，扩音喇叭里在催促旅客上车。上车前，宗妮娜向盛雍伸出手来，久久地握着他的手，盛雍从她的手上感觉到她的血脉的奔涌，盛雍也看到她的眼角闪着泪光。上车后，她又从车窗里伸出手来，两次同盛雍紧紧地握手。

列车启动了，缓缓地开出站去。盛雍看到宗妮娜一直在向他挥着手绢，盛雍也把双手高高地举过头顶，朝着远去的列车挥动着、挥动着……

出站后，回报社去的路上，盛雍总让一股惆怅的心绪牵扯着。在对待宗妮娜的态度上，他是不是太冷酷了呢？他在扪心问着自己。有什么办法呢，他不能把最珍贵的感情，同时交给两个人。

唉，生活。

回到报社，部主任让他赶紧到总编辑雷大同办公室去一趟。

会有什么事呢？

盛雍在向雷大同的办公室走去时，费神地猜测着。

他决没想到，报社领导会直接给他派出差任务。

坐在雷大同特大号的写字台侧面，刚听他把意思说完，盛雍旋即想到了他和晓婷的关系。这太突然，也太凑巧了。两件事为啥偏偏会碰到一起呢，是啊，要是接受领导布置的特殊任务，明天就出差，他和晓婷之间的和解，又不知将拖到何时了。他已经打电话约了晓婷，星期天上午去隐峰山公园看摄影展览，这几天来他一直怀着焦灼的心情等待这次见面。如果下乡去采访，这次约会肯定要取消，怎么向晓婷打招呼呢？打个电话讲一声，这倒方便，可她心里会怎么想呢？

盛雍感到事情难办了。

大约是看到他沉默着不表态，有点犹豫不决吧，雷大同打开写字台上方的卷宗，取出一份回形针夹着的信件，递给盛雍，说：“你先看看这个。”

盛雍接过来，稿签上注明这是一封读者来信。再一看读者姓名，盛雍炯亮的双眸顿时闪出了异采：景传耕。他的目光立即移到通讯地址上：月光县屏源区屏源公社三多大队嘎多生产队，这行长长的字一下子唤起了盛雍难以言状的感情。这是他当年插队落户的地方，他曾经在多少封发自山寨的信封右下角，写下过这个通讯地址啊！

他把稿签翻得唰唰响，急不可待地读着传耕的信：

编辑同志：

你好！

自从年初开始，我们大队争得了一种权利，一种跟以往出工拖大帮不同的种田方式，老百姓管它叫联产联心的责任承包。得到了公社、县的赞许之后，从春上到现在，我们已经干了快一年了。这几天，正面临着收获季节，成熟的庄稼摇头晃脑地催着我们该收割了。

虽然庄稼还没收上来，不过从粗粗的估计算来，今年我们大队能得个少见的好收成。就是说，除了交够国家公余粮，留足集体的储备粮，每个社员的吃粮标准可以大大提高，人均口粮不会低于四百斤。和以往几年中我们一翻过年就打报告，伸手向国家要回销、要救济的情形，大不相同。我能担保，这季庄稼收了上来，明年春天或是五荒六月间，三多大队决不会有一户社员向国家要粮食。这该是个可喜可贺的大好事吧。

但是，眼下我们又碰到了难题。县里派下来的工作组，先是不准我们收庄稼；听到雨季要来，又命令我们集中起来抢收，统一分配。要照着这方式干，我们的责任制，既联不了产，也联不了心啦！满寨乡亲一年的巴望又白盼了。老百姓的积极性往后更难调动起来了。

工作组说了，不照着他们说的办，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，闹单干。

我们都闹不懂，为啥实行责任承包，多打了粮食，就是资本主义呢？

请你们尽快解答我的问题，给予确切的回音。

此致

敬礼！

景传耕

信很短。可勾起了盛雍多少联想啊！他想起了自己插队落户的岁月，想起了“出工一条龙，收工打冲锋”的干活方式，想起了偏僻、闭塞、贫穷、落后的嘎多寨子，想起了冬末春初在省城街头碰到的要饭老贫农于老古……他的那篇小说《三十年来……》就是受这件事的启发而写的。小说在争取发表的过程中，甚至惊动了省委书记。小说发表以后，在省内外文坛上引起了轰动，《清泉》杂志的发行数上升，他作为一个文坛新秀得到社会承认，受这一鼓舞，他又接二连三在省内外刊物上发表了几个短篇小说。正好省报在物色文艺编辑，便调他到报社，已有两个多月了。

作为一个文艺编辑、一个业余作者，作为一个当年插队落户的知青，无论从哪个角度讲，他都应该到嘎多寨去看看。从景传耕的信里，可以看得出，嘎多寨正在起着非常重要的变化。他能因为和晓婷间的感情纠葛，而放弃这难得的机会嘛。

“小盛，你慎重地考虑一下，应该慎重地想想。”可能是他捧着信纸陷入了沉思，雷大同又说开了，“这不是一次普通的采访。信上提到的，是一件棘手的事，弄得不好，会惹上麻烦。不过，我们想到你写过那么一篇小说，当过知青……”

哦，总编辑以为他是怕惹麻烦而迟疑哩。盛雍把读者来信递给雷大同，爽利地站起来，说：“雷总编，没二话讲，我去。刚

才，我不是怕而不吭气，不是。”

“那你有什么为难之处？”雷大同双手交叉，肘弯撑在写字台面上，脑壳微微前倾，关心地问。

盛雍摇摇头。

“身体不舒服？”雷大同总象闪着汗光般白洁的额头上推出几条均匀的皱纹。

盛雍自得地一笑：“我身体很好。”

“那么……”

“噢，刚才我陷入了沉思，是因为我认识写信的景传耕，我在嘎多寨插过队。”

“哎呀，那就是说，找你更是找对了！”雷大同兴奋了，笑容可掬地站起身子，离开写字台，背着双手在办公室内来回踱着。

雷总编看去总有五十七八岁了，个头高得吓人，但温文尔雅，一挺胸、一昂首都显得很潇洒。他来回踱了十来个圈子，在盛雍跟前站定，双手按着他坐下去，才说：

“你在那儿插过队，待过几年，熟悉那儿的情况，真是太凑巧了！下去以后，实事求是地作些调查，听听普普通通的农民们怎么说，他们怎么想、怎么干的。你不妨对比过去来加以研究。耐心住上几天，扎扎实实写个调查报告上来。他们真干得好，省报可以报道。即使一时不能见报，我们也可以作为情况汇报提供领导们参考嘛。”

雷总编的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盛雍，那目光，似在问他，理解这些话的意思吗？

盛雍庄重地点了一下头。

雷总编又踱起步来，一边走动一边说：“听说过这两个数字吗，五亿块钱，十亿斤粮，这是省委喻书记时常挂在嘴头的一句话。我们这个内地省份，年年要靠国家拨进五亿元，才能保持财政上的平衡；年年要靠邻省调进十亿斤粮，才能保证全省的吃饭

问题。太落后了！我们大家都应当认真思考这个问题，如何把这两顶落后帽子甩掉。”

可能是盛雍刚从省建公司调到报社吧，他还是头一回听说这两个数字。过去，他只晓得嘎多寨吃粮靠回销，用钱靠贷款。万万没料到，整个省的经济状况也是这个样子。五亿元、十亿斤，多么巨大的数字！盛雍陡然间感到，这次出差任务非同一般。他第二次站了起来，有点激动地表示：

“雷总编，你放心。下乡之后，我一定尽力深入调查、了解。”

雷大同伸出手来，紧紧地握了握盛雍粗大的巴掌：“盼你早日回来谈谈下乡的见闻。”

这样一来，和晓婷的约会只得改期了。盛雍走出总编办公室，直接下到三楼的政文部，抓起走廊上的话筒，拨动了电话。

电话占线，盛雍搁下话筒，在走廊上踱了一个来回。尽管已经领受了任务，决定去嘎多寨，但他心头那种隐隐的不安，还是一阵比一阵来得厉害。

他脑子里又浮现了那天《清泉》杂志的主编纪明洁同他谈话的情景。

“怎么啦，你同贡晓婷，就此算啦？”读完稿子后，纪明洁象是不经意地问。

他顿时感觉到自己的脸蓦地一下涨得通红，要想掩饰也掩饰不了。他不明白，纪明洁是怎么会知道他和晓婷之间的关系的，更想不到，平时一直对他很器重、很客气的纪明洁，会出其不意地提出这个问题。

“我……我和她已经半年多没联系了。”他垂下眼睑，讷讷地说。

“没有联系可以重新联系嘛。不要让人感到，你有了点小名气，就有架子了。”纪明洁的话比她对稿子提意见还来得直率。

“不，不是这么回事。”盛雍这回是申辩了，“我是怕……怕……”

“怕什么？”

“怕她不理我。”

“不至于吧。”

“可能的。你不知道，我们最后一次谈翻脸时，她是多么愤怒。”

纪明洁微笑着，以一个过来人的口吻说：“女孩子生气，最好是你去告饶。你要永远不去讨饶，才真正要吹哩。依我看，你也不十分了解晓婷，你们还需要更进一步地熟悉。试试看吧，给她挂个电话吧！”

盛雍别扭地点了一下头，纪明洁又补了一句：“按理，我不该来干涉你的私事。不过，我知道，你们吹，是同稿子有关。”

感于纪明洁对他的关切，盛雍硬着头皮在前几天给晓婷挂了一个电话。竟然一切都很顺利，就象他们之间没发生过摩擦似的。

“哪个？”电话接通后，话筒里传来晓婷的嗓音。虽然时隔半年多了，盛雍仍然一下子辨出了她那特殊的发音方式，心头怦怦直跳。

“盛雍。”

“哦，有事么？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”盛雍的声音发颤了。

“说嘛！”话筒里传来她既象安慰又似鼓励的声音。

“我想见见你……”

“现在才想起？”

“行吗？”

“什么时候？”

“星期天，上午九点，我在隐峰山公园门口等你，一起去看

摄影展览，一帮二十多岁小青年的摄影。”

话筒里沉默了约有半分钟，盛雍觉得足有半个小时那么长，总算传来了她的声音：

“好的。”

“晓婷，是这样……嗯，这个……”他捧着话筒，怀着一腔感激的柔情，很想说些道歉和思念的话，但他嗫嗫嚅嚅说不成句。

她静候了半晌，终于委婉恳切地打断了他：“星期天再说吧。”

“咯达”一声，那边的电话挂上了。

自这以后，只要稍有空闲，盛雍脑子里就会浮现出他们见面的情景，他甚至能想象出晓婷一笑、一抿嘴、一蹙眉的神情。眼看还有两天就是星期天了，现在又要推迟这个想望了那么久的约会，盛雍心头有股不踏实的感觉。

他平静了一下情绪，想了几句措词，又拨动了电话。

“找哪一位？”声音是陌生的。

“贡晓婷。”

“请等一等。”

盛雍能从话筒里依稀听到：“晓婷，你的电话。”跟着，话筒里就传来了她的声音：

“谁呀？”

“我。”

“说吧，什么事儿？”

“晓婷，是这样，很突然地，刚才总编辑把我叫去，要我出差……”

“到哪儿去？”

“月光县屏源区，我曾经插过队的寨子。”

“那你去吧。”

“是啊，看来必须得去，明天就得动身，坐早上的车。这样

的话，星期天……”

“回来以后再说吧。”

“喂，晓婷，晓婷……”不待盛雍解释，晓婷已经把电话挂断了。一阵颓丧朝他袭来，直觉告诉他，晓婷不悦了。

他慢腾腾地把话筒搁下去，然后又机械地抓起来，拨了《清泉》编辑部的号码。

“我找纪明洁。”

纪明洁来接电话了，盛雍向她详细地叙述了总编辑布置的任务，接着说短篇小说《风雪狮子坳》，只有等他从乡下回来后才能动笔修改了，向她表示歉意。

“行啊。”纪明洁一口答应，然后话头一转，又约起稿来：“小盛，你这次下乡去，好好看个仔细，多抓点生动的材料，给我们写篇报告文学。现在太需要及时反映现实生活的东西了。怎么样，能答应吗？”

好家伙，纪明洁抓得可真凶，一个短篇没改出来，又约上一篇了。人还没下去，是写通讯报道，还是写内部情况，都还吃不准哪，她倒要发报告文学了。盛雍思忖着答：

“等我深入采访以后再说吧。”

“有这个态度就有希望。”纪明洁在话筒里笑着，笑声好脆：

“喂，你下乡去，给晓婷打招呼了吗？”

“刚给她挂过电话。”

“那行，行。”纪明洁又笑了，说了声再见，挂断了电话。

盛雍简直猜不透，纪明洁为什么要笑，为什么又说行。晓婷在电话上那口气，简直冷淡极了，行什么呀？

这天晚上，盛雍一夜未曾睡好，脑壳里七猜八想的，说不出的一种烦躁担心，恋爱重又产生波折的忧虑，始终重压着他。第二天清晨赶到长途客车站时，心里仍在后悔，总觉得昨天那个电话打坏了，还不如给她写封信，作个详尽的解释哩。跟着排成长

队进站的旅客慢慢向前挪步的时候，他心头还在想，到了嘎多寨上，住定下来，必须给她写封信，补救一下。也只有这样了……

“盛雍！”

一个熟悉的嗓门在叫他。他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茫然地仰脸四顾。

“盛雍！”

这回听清了，是她，是贡晓婷在叫他。盛雍的脸上顿时泛出光来，终于发现紧靠着进站口的栅栏边上，晓婷穿身公安制服，正举起手喜盈盈乐滋滋地挥着，招呼他过去。

盛雍扯紧了一下肩上的挎包，迟疑地走出队伍。呵，仅仅半年多点，晓婷变多了。白色无沿软帽下，一绺烫成波浪形的刘海纷披在洁白如玉的前额上；脸上既有着羞怯，更带着股过去没有的活泼神色；那对眼睛泛波溢彩，晶莹透亮；脚上的皮鞋，也换成了目前流行的那种带条豆纹边的半高跟鞋。怎么，她身旁还站着一个人，五十多岁，红光满面，高大魁梧，风度翩翩。莫非是……

“盛雍，快过来，你还愣着个啥呀！”贡晓婷迎上两步，一拉盛雍的手臂，直把他拉到那陌生人跟前：“这是爸爸。”

盛雍惊愕地眨了一下眼睛，万没想到，晓婷会在这么个场合，把他介绍给她的爸爸。他觉得心头发虚，赶紧笑着招呼：

“贡部长，哦，不，伯父……”

“哈哈，你还真拘谨呢！”贡建湘亲热地在他肩头上拍了几下，随随便便地说：“我可是久仰你的大名啦。百闻不如一见，见上一面，就有鲜明的形象感了。上车了，你们就一道进站吧。”

盛雍更是被弄糊涂了，怎么，贡晓婷也要跟他去乡下，她是特地请了假？

“瞧你，傻样！”晓婷嗔怪着，一扯他胳膊，又同贡建湘告别：“爸爸，再见！让她好好照顾你。”

“我还不要哪个照顾呢！”贡建湘呵呵地笑着，看得出，他十分快活。

盛雍也同他告了别，随贡晓婷进了站。不等找到要乘坐的客车，盛雍就忍不住问：

“你同我摆什么迷魂阵呀？”

“知道你要问。”晓婷颇为得意地一笑，“跟你说吧，我为一个案子的事情，也要到月光县屏源镇去。事情决定得急，昨天上午刚给你写了封信，下午就接到你的电话……”

“原来是这样。”盛雍笼在心上的疑云顿消，喜不自胜地说：“太好了！喂，你去了解什么案子？”

“拐卖妇女案……”

“什么？”

“看你大惊小怪的样子。”晓婷的声音放低了，“在省城查获一个拐卖妇女的窝，其中的要犯，涉及到屏源镇上的人。”

“哪一个？叫什么名字？”

晓婷把脸一沉：“跟你明说，不曾结案的案情，不能给你讲。你以后也得习惯起来，该问的问，不该问的，别张嘴！”

盛雍故意轻松地吐了吐舌头，还学着电影上的外国人那样，耸了耸肩：

“哟，好厉害！”

“谁叫你刺探机密！这可不能往小说上乱写。我们上车吧，瞧，车门都开了。”

52

灰濛濛的天空中，无声地飘洒着霏霏细雨，风随意地把繁密的细毛雨横吹过来，吹湿了寨路边的坝墙，吹湿了茅草屋的土

墙，吹得草茎、树枝上，都凝聚起一颗颗圆滚滚、亮晶晶的雨珠。

寨子上有着一股难耐的静寂。这静寂仿佛有力量似的，死死地笼罩在寨子上空，紧压着人的心。

好端端地坐在堂屋里，陡地会觉得心头沉甸甸、沉甸甸的，象被啥箍住了一般，烦躁而又无从发泄。

华碧芳的肩膀抵着墙，脑壳歪歪地靠在肩上，睁大一双失神的眼睛，茫然地凝望着院坝外头。她那对妩媚的眼睛，此刻望去空落落、空落落的，象两小口枯井一般。

要隔开好久，从屋檐上滴落一颗雨珠，轻微地发出滴嗒声。寨子外头，飞过一只觅食的乌鸦。

好难熬的时光呀！

华碧芳寂寞得直想喊出声来。自从她在群众大会上，照着沈平的意思说过那一番话之后，卡多寨、三多大队的姑娘、媳妇、姨妈、婶娘们，都象一齐约好了似的，对她冷淡下来。要不，遇到这样的落雨天，总有三个五个姑娘或是小媳妇，带上袜垫、毛线、鞋底板，到她家来，一边做针线活、一边东拉西扯地说些闲话，白天的时光倒也过得好快。即使没得人来，她也可以牵上小笋笋的手、随便去哪家一坐，清要闲聊也能消磨个半天。可现在，莫说接连几天没得人上门来玩，即使她主动去人家屋头，别人也没得好脸色给她看。不倒茶、不请坐不说，话语之中，还要露出几句指桑骂槐的话来。华碧芳是多么伶俐的人，还能听不出那些话里的刺来吗。

可是，有几个人晓得，华碧芳心头的苦衷呢。她在大庭广众之下讲话，完全是听凭了沈平在摆布啊。唉，沈平，哪个喊她那么深地恋着这个英俊的小伙子，恋着这个过去的同学呢。她觉得，为了他，再难堪的事情，她也会硬着头皮去做的呀。从她心底来说，她也不情愿说那些口水话，但沈平是咋个样叮嘱她的